

明星自述

影坛名星

体坛名星

影坛名星

体坛名星



121254

K820
1033

明星自述



京电力大 00124019

福近 志坚 时新 编



明星自述
王福近 陈志坚 李时新 编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宏达轻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3.125 插页 2 字数 284,000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700 册

ISBN 7—5407—0455—1/I·341

定价: 4.50元

CAI 69/18

序 言

你一定会观察到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人们在随时关注着他们所景仰、喜爱的明星。

特别是文艺明星和体育明星。

好奇心理会随着景仰和喜爱而萌生：他们为什么会成为明星，怎样才能成为明星，成为明星后会有些什么际遇……

于是，在国外，明星们的传记文学作品往往是最畅销书；在国内，当然也引起了不同文化层次的读者群几乎一致的强烈兴趣；人类的审美意趣毕竟有着共性。

尤其是明星的自述。

因为明星自述这种别具一格的文学体裁会给读者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倍觉亲切、亲近，真实、真情。

于是，从展开的童年到少年到青年以至成年后的婚恋、家庭等生活道路与心灵历程；从冷静或热烈的目光对世态人情的透视；从寻找成才成功之路在现实中冲突碰撞留下的足迹与伤痕；从对社会对人生对自然深深沉思中吸取的理智、力量和激情；从有着优美的诗情或深沉哲理的叙述，激越或含蓄的笔调，壮丽或朴野的文彩……读者在认识明星的同时，往往能认识社会，认识时代，以至认识自己。

不是一般的认识，而是更深的认识。

遗憾的是，这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在我国百花盛开的文艺园地里还处于萌芽后的抽条阶段，因此更显珍贵也更需爱护、扶持。

我们从近年来全国报刊杂志上发表的作品中，精选出各具特色的十篇，编成了这部《明星自述》献给读者也献给作者的同时，为这株正在抽条的幼苗浇上一勺清润的“漓江”水，愿它叶茂枝繁，早日吐蕊绽花。

编 者 一九八七年

本书简介

明星，响亮的字眼，辉煌的桂冠，多少人为之景仰、为之入迷！

然而，成功者的背面却往往充满着辛苦，潜藏着痛苦……
请看本书中十位著名的影坛和体坛明星的自述——

一扇扇心灵的窗口，使你可以窥视明星们感情深处的欢欣与苦恼；一条条曲折的道路，使你不由惊诧他们奇特的机遇和挫折。

一篇篇自白，回顾往事，倾诉甘苦，直抒胸臆，剖析人生；或热烈，或缠绵，或悲壮，或深沉……写来亲切生动，真挚感人。

明星们对事业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风格，相信会给你带来人生的借鉴和启迪，精神的鼓舞与享受。

: 海 鸣

: 永 柳

ISBN 7-5407-0447-0/1·339

定价: 4.50元

目 录

告别中国女排	张蓉芳(1)
我和足球	曾雪麟(19)
枪 恋	许海峰(59)
我当相声演员的前后	姜 昆(87)
我的路(附:《我的路》前前后后)···	刘晓庆(118)
我的机遇、挫折和奋斗·····	向 梅(175)
我演凤姐	邓 婕(188)
暂离故土的回顾·····	龚 雪(201)
含着眼泪的微笑·····	鲍蕙荞(283)
胡翊回忆录(海外版)·····	胡 蝶(326)

告别中国女排

张蓉芳

惜 别 女 排

每个人一生中，都有几个没齿难忘的日子。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四日，使我终生难忘。这一天，我离开了足足拼搏了十四年的球场，离开了光荣的集体——中国女子排球队。欢送会上，面对朝夕相处、共甘共苦的伙伴们，我感慨万千，不知有多少话，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但刚一开口，热泪就夺眶而出，泣不成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说不清楚，总觉得我要说的太多太多了，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

时间过得真快呀！

排球场上摔爬滚打已经十四年了。从一九七六年至今的八年里，多次被选入中国女排，这十四年既紧张又艰苦、既痛苦又欢乐的日子，真够我终生回味的。从第一次拿了世界冠军后，我和姐妹们又不懈地去追求第二、第三个冠军。这八年的生活，使人感到那么充实、那么愉快！一旦要离开这个队，离开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集体，怎能不思绪万千呢？连我自己也很难说清，此时此刻我都想了些什么。是对事业的眷恋？对同志们的依依不舍？还是因为这里是我事业的摇篮，使我在事业上达到了最高峰？抑或是对于我国体育事业的美好祝愿？感情真是复杂极了！我只觉得，仿佛有一个声音在

不断刺激着我的耳膜和我的心：“你将永远离开女排了！你将永远离开女排了！”是的，每一个运动员都会有这么一天。我虽然也有思想准备，但这一天真的来到时，我感到措手不及，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十二月初，报纸和电台公布了我退出球场的消息后，不少人都不相信，问我：“怎么？你退队了？不打了？”“哎呀！你不打太可惜了！你还能打呢！”然而，我毕竟已经二十八岁了，对于一个女运动员来说，无论如何，也是老了。回想我初到四川女排时，一听说别人十八岁了，就情不自禁地想：“哎哟！十八岁啦！这么大了！”谁知一晃，我都二十八岁了，已经到了成家的年龄了。然而，回首往事，十四年来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就好象是昨天刚刚发生的事。

偶 结 球 缘

我生于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家里共有七个兄弟姐妹，我排行老四，在家父母都叫我“老四”。父母分别在建筑业和饮食业工作，现在都已退休了。我生性好动，喜欢体育，尤其喜爱游泳。七岁时就学会了游泳，后来还是学校游泳队的队员。此外，还爱打羽毛球、乒乓球，却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排球。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开始了排球生涯。那是在成都新华东路学校读书时，我在男女同学中身材算是高的，女生中我大概排第二。当时，我总是为自己的身材比同学们高而感到难为情。有一天，我姐姐的一位同事来我家玩，见到我就说：“你长得挺高嘛！省队要招一批运动员，你去打打球吧，我认识女排的教练。”我说：“让我一个人去，太不好意思啦！邻

居的女孩子比我还高，我俩一块去吧！”就这样，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进了省集训队。在集训队里，我身体条件并不算好，身材也不算高。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训练，我被选入四川青训队，从此开始了我的运动生涯。

在青训队里，经过一年多的身体素质训练，才正式分项，当时教练问我喜欢练什么？我回答：“随便。”同伴说：“她爱游泳，让她去游泳队吧！”我说：“可以。”后来，教练还是把我分到排球队了，只因为我初到青训队时是排球队接待的。从那时开始，我才成了排球运动员。

初 入 赛 场

一九七二年八月，在四川乐山县举行了一次省级排球比赛。当时我是青训队主力，由于游泳染上了红眼病，两眼红肿得象桃子一样。教练很着急，每天用药为我敷眼睛，戴着墨镜不让出去见阳光。第三天，我参加了比赛，尽管两眼被阳光一照，痛得直掉泪，还是坚持下来。四川女排一队的教练见我这般模样，称赞我意志顽强。比赛结束后，我被借到女排一队下基层表演。以后我被正式选为四川女排一队队员。

“文化大革命”前，四川女排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因为十年动乱，没能及时补充新生力量，后继无人。一九七二年，四川女排只打了第五名。几位老队员年龄都大了，有两位已经当了妈妈，还继续打球，另外几位也都是经过大松博文训练的老队员。我作为一个可培养的年轻苗苗，选入了一队，但基本功和技术水平都很差，扣个球说不定会飞到哪去。为了培

养我，五个老队员带着我一个人练。她们改变了自己的位置，由主攻改为副攻，把主攻的位置让给我。领导的意思是不论花多大代价，也要把我练出来，老队员不论从思想上、技术上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培养我训练时要吃苦耐劳，技术上要精益求精。我很受感动，心想：“她们都是当妈妈的人了，还和我一样练，我有什么理由不发奋呢。”那时，还谈不上为祖国的排球事业努力奋斗，也没有树立登世界体育高峰的宏伟目标。只是想，跟着“妈妈”们练吧。当时，我不但不得分，反而每一场球都要负二十多分，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了。尽管如此，领导上还是立意培养我。在训练上，我是不怕吃苦的，每次跟着老队员练完之后，教练还给我吃“小灶”，练攻练防，经常是教练和几个老队员练我一个人。当时年纪轻，睡一觉疲劳就消失了，所以劲头始终很足，一九七二年，我们四川女排在全国只够中等水平。对北京女排的比赛，我们只敢提赢一局或者每局得分数争取上十分的口号。记得一次比赛，我看球输定了，就不好好打，乱扣球。赛后，教练批评我，我不服气，“反正也输了，再好好打也没用！”教练说：“就凭你这种思想作风，当不了好运动员。一个运动员，应该珍惜每一个球，无论输赢，对每一个球都要负责任。你不要这个球，四川的八、九千万人民要这个球！”教练的话深深触动了我，我开始意识到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晚上，在写训练日记时，我记下了自己新的感受：打球不是为自己，是为了四川人民。

“毛毛”由来

新闻界对“毛毛”这个名字，做过不少报道。有的说“毛毛”是我的乳名，有的说我在家时父母就这样叫我，说法不一。其实“毛毛”，是一九七二年到四川女排一队后，老队员们赠给我的绰号。开始因为我年龄最小，是一颗要培养的苗子，所以叫“苗苗”；后来，她们觉得我脾气又暴又急，一位老队员说：“干脆叫她‘毛毛’算了！”用四川话说，我的脾气毛里毛躁的，“毛毛”和“苗苗”不仅语音相似，而且“毛毛”既能说明我的年龄小，又能说明我的脾气躁。就这样，“毛毛”这名儿就叫开了。

一九七二年，在四川女排先后有五、六个教练教过我。年复一年的艰苦训练，没有动摇我的意志。但是，一九七四年，我的腰受伤了。一次力量训练课之后，感到腰痛得很，腿发麻，教练为我按摩治疗。母亲见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的样子，十分心痛，劝我不要再练了。我也很犹豫。当时，参军风很盛，我也很想就此去部队穿上一身神气的军装。可从感情上又舍不得体育。在教练和老队员的培养下，这两年刚刚干出点名堂，对排球也产生了感情，能撒手就走吗？教练也耐心开导我说：“只要坚持治疗，伤是可以治好的。”经过反复考虑，我终于越过了障碍，沿着排球之路走了下来。

在四川青年队时，我非常羡慕一队的同志们，她们个个技术高超，球扣得那么顺溜。我心想，要能象她们那样，该多好呀！到了一队之后，我再也没敢往高处想，因为我从二队到一

队时，周围对我议论纷纷：“她条件并不好，即使调到一队去，也未必能练得出来。”因此，我觉得自己能到一队就已经很简单了。女排教练王德芬同志经常对我说：“一个运动员干事业要有雄心壮志，不要满足于自己在四川打个主力，要多想怎样为国家做贡献。”我心想：“什么？！为国家做贡献？我能为四川人民争点光就不错了。四川女排的身体条件在全国算是差的，我这条件在全国更排不上。”虽然王教练总是把敢于攀高峰的思想往我耳朵里灌，我却始终不敢有任何奢望！

在四川队的几年里，我所走的道路，基本上是顺利的。从青年队到一队，都是主力老队员关心我，教练培养我，虽然训练的苦头吃得不少，但失败碰壁却并不多。加上年龄小，得到大家宠爱，使我在这得天独厚的条件中顺利成长起来。我感到自己是同代人当中的幸运儿，所以，渐渐产生了骄傲自满的情绪。一打好比赛，就洋洋得意，满足于现状。领导和同志们为克服我这个毛病费了很大的心血，经常批评敲打我。起初，我不服气，认为是老队员看我年龄小，敢欺负我。后来，我逐渐认识到，我的进步是大家对我培养和帮助的结果，并非我个人有多大的能耐。我有什么理由沾沾自喜呢？

跻 身 国 家 队

一九七六年，重新组建国家女排时，有人说我有可能入选，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没想到我直接到了去国家集训队的通知。欢送会上，我哭得好伤心呀！说实话，我那时从心眼里不愿意去国家队，更舍不得离开四川队的伙伴们。我长这么

大，从来没离开过家。每次出去比赛，上火车、吃饭，大家都在一起，一切日常生活同伴们为我操持得有条有理。这次让我一个人上北京，路上两天两夜，怎么行呢？再说国家队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人生地不熟，又不会讲普通话，说啥也不愿上路。这时教练和老队员都安慰说：“不要难过，集训期一过还可以回四川。你到了北京，国家队肯定不会马上让你打球的（当替补队员），你就好好向别人学习……”

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北京。没想到亲自到车站来接我的，竟是教练袁伟民。一见他，我的心立刻紧张起来，到国家队以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不改讲普通话。一开口就紧张，惟恐讲不好闹出笑话，越紧张越变调。平时逼得没办法，说上一两句。开会时，只好照本宣读事先写好的发言稿。国家队里很多队员，都是见过世面的名将，或是老队员。她们扣起球来很带劲，个个比我响，谁都比我跳得高。我这个好胜心强的人，一下子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组队不久，我们就和秘鲁队打第一场比赛。万万没想到教练竟然让我先上场，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让我先上场？我什么都不如别人，干嘛让我打主力！”于是，我托一位老队员到袁指导面前求求情。袁指导不同意，我仍不死心，又托了两个人帮我去说，还是不行，最后，只得硬着头皮上阵。这场球是我头一次在首都体育馆打比赛，心情十分激动。当我穿上印有“中国”字样和国徽的球衣时，我的心蹦蹦跳跳得厉害极了！盯着胸前的国徽，觉得自己身上的担子有千斤重。和过去看到“四川”两个字时的心情简直不能同日而语。我在四川土生土长，代表四川理所应当。可这印有“中国”两字的球衣，真使我无法平静下来。有生以来，第一次感

到比赛的分量这么重！我暗下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打好这场球。在全队的共同努力之下，我们终于赢了。

严 师 严 训

虽然我在国家集训队里打主力，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总处于不自信的状态，总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上阵。有一天，我问袁指导：“为什么会选中我来国家队？”袁指导说：“是看你的技术比较全面，而且有自己的特点。一个队，个子矮的队员，要求技术要比较全面，个子高的队员要求进攻比较突出，把这样的队员组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水平。”在袁指导的帮助下，我逐步树立了自信心。意识到，袁指导之所以用我，是因为信任我。袁指导常常提醒我说：“你的身材比较矮，应该向技术全面的方向发展，要有自己独特的招数，否则就站不住脚。”我觉得袁指导的话很符合我的情况，我想：我要是跟人家比扣重球，肯定比不过人家，比谁跳得高，我也会输；袁指导说的全面发展，正是我从四川队逐步走过来的特点。在后来的多次国际比赛中，我从失败和成功中总结出一些经验，确认了因为我人矮，就必须打“快”，从技巧方面入手的原则。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除了教练和同伴们的帮助之外，我自己也下了很大功夫，吃了不少苦。我对自己提出的要求是：大个子能做到的，我要做到；大个子做不到的，我也要做到。大个子跳得高，我比不上，先天不足，后天弥补嘛！我的身高是无法改变的，但技术全面、细腻、扎实的基本功，是可以靠后天的努力取得的。

我和郎平的打法不一样，她人高，跳得高，力量大，如果让她打我的打法，就不容易了，让我打她的打法，更难！平拉开的打法本身就要求“快”，要求二传一出手，到我击球落地，只能有零点九秒到一秒钟，最慢也只要一秒一的时间。以速度制人，我恰恰具备这种“快”的素质。速度一快，就使对方防不胜防，人们说我的球怪，其实就是“快”，速度一快，球经常不能完全打在手掌上，有时打在手掌根上，有时打在手腕上，这样的球就容易打飘，飘球对方就不好防，球快就“贼”。大概就是因为这个，观众叫我“怪球手”吧！

从一九七六年我被选入中国女排起，和袁指导是“同朝元老”。他担任国家女排教练，我是他的第一批队员之一。八年中，我经常上京集训，相互间的了解比较深，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感情。袁指导在训练中要求我们是很严格的，从来不开玩笑，也不说与训练无关的话。他的严厉往往使我们当时接受不了，过后才觉得他是为了我们好。尤其是取得了冠军之后，我们从心里深深地感激他，比如，孙晋芳的脾气也是挺倔的，起初她不愿意当女排队长。有一次练防守，她不知因为什么事情情绪不高，袁指导让她说说话活跃起来，她赌气就是不说话，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袁指导说：“我非整整你这个牛脾气不可！”就单独练她一个人。小孙一言不发，一直和袁指导“顶”着。袁指导说她“气不顺”，足足练了她四十五分钟，袁指导问她：“气顺了吗？”小孙快快地说：“顺了！”这才停止训练。过后袁指导说：“我知道她心里还是很不高，即使说出这句话，心里仍然不服气，但她最后有勇气说出‘顺了’，说明她有认识。”在队里，袁指导主要抓尖子，尖子里又抓主要的尖子，把尖子抓稳了，别的队员就好管了。袁指导说小孙是队